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加速现象的批判性分析

——基于《资本论》的考察

谭 勇

摘 要:现代社会具有典型的加速特征,加速已呈现为一种新的控制力量,因而有必要对加速问题展开研究。《资本论》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多重加速现象的剖析和批判,为我们把握当代社会的加速现象提供了理论锁钥。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三重加速:一是资本加速,即资本的量上的加速增长和资本周转时间的加速缩短;二是社会加速,表现为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以及生活节奏的加速;三是主体的双重加速,即主体的被动加速和主体的主动加速。在面向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价值追求上,马克思批判了资本逻辑主导下各类“加速”现象。根据马克思的逻辑线索,资本逻辑导致了资本的双重加速,资本的双重加速导致了社会加速,而社会加速又导致了主体的双重加速,因而扬弃资本逻辑是解决加速问题的根本出路。深入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加速的认识和批判,有助于人们把握当前时代的加速现象,也有助于学界丰富有关《资本论》的研究。

关键词:资本加速;社会加速;主体加速;资本逻辑;《资本论》

作者简介:谭 勇,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研究员,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甘肃 兰州 730000)

“现代性完全就是时间的加速”^{[1]43},可以说,当前时代是一个全面加速的时代。以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和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为代表的加速主义者,在这种时代性的加速中看到了反抗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力量,进而主张“让生产力和技术加速进步,从而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2]。然而,加速并非完全是一种积极的现象,而是一种需要加以彻底反思的问题。尼采敏锐地观察到加速会使人们的思想流于肤浅、流于片面,他说,“随着生活的疯狂加速,精神和目光就习惯了不完整或者不正确的观察和判断,每个人都像旅游者那样,只是在火车上了解窗外的国土和人民”^[3]。同时,尼采还认为“我们时代普遍的匆忙是文化整个被连根拔起的征兆”^[4]。在此,尼采透过“匆忙”二字,表达了他对于加速会毁灭人类文化的担忧。此外,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领军人物,哈特穆特·罗萨通过勾勒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三重典型加速,即技术加速、社会变化加速以及生活节奏加速,对加速问题展开了猛烈批判,指出“人们已经体验到加速的力量不再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而是成为一种奴役人们的压力”^[5]。韩炳哲将加速问题视为时间问题的表现形式,认为加速是“时间消散的诸种症状之一”^{[6]1}。因此,在这个加速的时代,无论是从理论层面上还是从现实层面上说,都有研究“加速问题”的必要。事实上,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探讨了“加速问题”,特别是对资本周转加速、商品流通加速等作了深入论述,并且恰恰是通过“加速”这一着力点对资本主义展开了深入批判。因此,本文将尝试分析《资本论》中涉及的资本加速、社会加速以及主体加速,以期一方面助力人们审视当前时代的加速问题,另一方面从加速的维度进一步丰富学界有关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研究。

一、资本逻辑主导下资本加速的双重表现

当前时代的加速问题可以运用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来加以审视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真切地关注到了加速问题,并且对此作了深刻论述;其二,尽管当前时代相较于马克思生活的年代的确产生了重大变化,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仍然由资本逻辑主导这一基本性质并未改变,而这确保了马克思关于加速的探讨在当前时代的适用性。

在考察《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加速的各种论述之前,有必要对“加速”作一个界定。关于加速,罗萨认为,“加速可以定义为时间单位内的数量增加”^{[1]79},这里的数量可以是经过路途的数量、通信符号的数量、处理电子邮件的数量、生产的产品数量、职业生涯的职位数量、单位时间内的行为数量等。我们认为罗萨对加速的定义是适用于马克思关于加速的论述的,其原因在后文的具体论述中将得到有效说明。此处,我们只需要明确的是,本文在分析马克思关于加速的论述时,所采用的加速之定义是“单位时间内的数量增加”。

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逻辑,即“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7]269}。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将资本逻辑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逻辑,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7]384}。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资本逻辑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为了实现资本的更大的增殖,往往会“不择手段”,其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其一,不断压榨劳动工人。对此,马克思指出:“既然资本无限地追逐自行增殖,必然使工作日延长到违反自然的程度,从而缩短工人的寿命,缩短他们的劳动力发挥作用的时间。”^{[7]307}事实上,“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7]611}。更直白地说,资本增殖的秘密其实在于资本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所以,资本要想增殖自身,其最核心的方法自然是不断地压榨工人劳动,让他们为资本工作的时间延长到“违反自然的程度”,而这将以牺牲他们的寿命为代价。其二,加大大工业机器的使用。马克思说:“自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永远不能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以来,资本就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加快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7]471}事实上,大机器的创造、发明及其使用,本身对人类发展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是“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7]469}。但是,大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即用来服务于资本增殖,却进一步造成了对劳动工人的剥削和压榨。对此,马克思不禁感叹,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7]469}。其三,不断地使资本加速。在马克思看来,让资本加快速度乃是实现资本快速增殖的重要方法。可以说,资本加速实际上是由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必然出现的结果。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加速包含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资本在量上的加速增长。不论是对于单个资本家的资本量来说,还是对于整个社会的总资本量来说,资本在量上的加速增长都有利于资本自身的增殖。这是因为,资本的总量越大,它就越能超越简单再生产,从而进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这样它就能进行更大规模的物质生产,进而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对此,马克思有清楚的阐释:“10 000 镑原有资本带来 2 000 镑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资本化了;新的 2 000 镑资本又带来 400 镑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又资本化了,于是转化为第二个追加资本,又带来 80 镑新的剩余价值,依此类推。”^{[7]671}马克思在这里用具体的数字解释了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能够使原有资本更快速地增殖。依据马克思的这个例子,可以作进一步分析,假如拥有这 10 000 镑原始资本的资本家,他不把第一次获得的 2 000 镑剩余价值用来扩大再生,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消费了,那么这个资本家就只停留在简单再生产上,并且他的资本的增殖也不会增加,将始终保持在 2 000 镑。但是,一旦这个资本家把他第一次获得的 2 000 镑剩余价值用于扩大再生产,那么他的总资本就将变成 12 000 镑,这样他获得的资本的增殖也将增长到 2 400 镑。可见,资本在量上的增长是有助于资本增殖的,而资本在量上的加速增长则更有助于资本的增殖。因此,可以说资本逻辑必然会导致资本在量上的加速增长。重点是,马克思对于资本在量上的加速积累有直接的论述。其一,在论述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

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7]720}。在此,马克思谈到了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可以说,资本的加速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二,马克思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不仅是“提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生产的方法”^{[7]720},而且是“资本生产资本或资本加速积累的方法”^{[7]720}。其三,马克思精辟地论证了利润率下降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趋势,但是他认为,“虽然积累率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下降,但是积累在量的方面还是会加速进行”^{[8]270}。也就是说,利润率的下降并没有导致资本在量的积累上的减速,恰恰相反,只要还有利润率,那么资本在量上的积累就仍然是加速进行的。总之,马克思明确论述了资本在量上的加速积累,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将其视为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

第二个维度是资本周转时间的加速。资本周转时间的加速同样有利于资本增殖,因而它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们所着力追求的。关于资本周转时间的加速,马克思作过如下精彩论述:“如果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特别是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同一产业资本一年内不是周转两次,而是周转四次,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就会增加一倍;并且,只要这个资本对那种会加速它的周转的改良生产方法拥有垄断权,这一点就会清楚地表现出来。”^{[8]349}在这里,我们需要重点把握以下三点内容:其一,马克思在此将资本周转时间的加速勾勒得极为清晰,因为资本在一年内周转四次与资本在一年内周转两次相比,自然是前者更快。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在单位时间内周转的次数越多,表明资本的周转速度越快,而这也与本节开头提到的罗萨关于加速的定义(单位时间内数量的增加)是一致的。其二,马克思还在这里说明了资本周转时间的加速会使得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得以增加,换言之,资本周转时间的加速是有助于资本增殖的。而这其实就说明了,资本周转时间的加速乃是由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必然现象。其三,尽管马克思在这里主要论及的是“产业资本”,但其实对“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等其他资本类型来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资本的周转时间的加速都会促进该资本的增殖。此外,马克思还指出:“为了加快销售和周转,从而使同一资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赚到同样多的利润,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内比以前赚到更多的利润,他会把他的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赠给买者,也就是说,会比他的竞争者卖得便宜一些。”^{[8]1026}此处涉及的资本周转时间的加速,实际上是商业资本周转时间的加速。商业资本不同于产业资本的地方在于,商业资本不介入商品生产过程,而是在商品的买进和卖出过程中赚取剩余价值。马克思所揭示的是,商人资本家为了增加他的商业资本的利润,加速他的商业资本的周转时间,会选择在一定范围内降低他的产品的销售价格,也即尽量比他的竞争者卖得便宜些。可见,商人资本家降低商品销售价格并不是为了让利于买者,而为了加快其商业资本的周转,从而增加其利润。所以,商业资本周转时间的加速仍然是由资本逻辑推动和主导的。

总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了资本加速的两重维度:一是资本的量上的加速增长,二是资本周转时间的加速缩短。马克思还表明,资本的双重加速根本上是由资本逻辑推动和主导的。

二、资本加速逻辑催生社会加速与主体加速

当马克思勾勒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资本的双重加速时,他就在一定意义上论及了社会加速。可以说,资本加速必然导致社会加速,而社会加速则又必然使得主体加速。

首先,关于社会加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没有直接论及社会加速,但是他关于资本加速以及由资本加速带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方面加速的阐述,已经足以说明他间接地论述过社会加速。在罗萨看来,社会加速主要涉及三个维度:一是技术的加速,它不仅表现为人员、货物、信息和军事上的炮弹在地球上运输的速度变得更快了,而且也同样包括货物被更快地生产出来、材料和能源的迅速变化以及服务的加速^{[1]88}。二是社会变化的加速,它意味着“指导行为的经验和期待的失效的速度的提高,以及分别在功能领域、价值领域和行为领域将某个特定的时间段确定为现在的缩短”^{[1]92}。三是生活节奏的加速,它分为主客观方面,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事件的缩短或者紧凑”^{[1]94},在主观方面表现为“不断增强的时间贫乏、时间压力和以令人感到紧张的形式出现的加速迫力的感觉”^{[1]95}。根据罗萨关于社会加速的界定,即社会加速由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以及生活节奏的加速共同建构,可以说马克思的确是论及了社会

加速。

第一,马克思论及了技术的加速。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特别探讨了交通运输手段从工农业时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再到大工业时期的递进式变革,为了适应大工业生产方式,交通运输业发展出“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7]441}。此处,轮船和铁路的发展自然使货物、人员等对象在地球上的运输速度加快了,而电报则使信息在全球传播的速度加快。因此,交通运输手段的不断革新,正是技术加速的典型。此外,马克思还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涉及的机器技术的加速。在马克思看来,“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7]427},并且机器的生产效率是显著地高于人工生产效率的,而这就是资本家热衷于追求机器技术革新的关键原因。马克思明确指出:“蒸汽机的改进提高了活塞每分钟的冲击次数……传动机构的改进减少了摩擦力,使各种大小轮轴的直径和重量减到越来越小的最低限度……最后,工作机的改进,在提高速度和扩大效能的同时,缩小了机器的体积(如现代蒸汽织机),或者在增大机体的同时,扩大了它所使用的工具的规模和数量(如纺纱机)……”^{[7]474-475}蒸汽机、传动机及工作机乃是机器的三个核心部分,而蒸汽机的改进、传统机的改进以及工作机的改进就是机器革新的三种典型进路,它们的不断改进,意味着资本主义为提高其生产效率,不断地加速了机器的变革。

第二,马克思论及了社会变化的加速。“如果说,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讲到的,这种普遍化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转化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聚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7]576}在这一论述中,马克思谈到了社会变化加速的两重维度:其一是作为社会之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加速变革。“工厂立法”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马克思认为“工厂立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7]553}。“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这一说法,既表明了“工厂立法”有一个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也表明了“工厂立法”相对于生产过程来说具有能动作用,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同时,“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则意味着它有一个从特殊到普遍的发展过程。“工厂立法”的从无到有、从特殊到普遍的发展过程,恰恰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具体的意识形态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并且是一种加速发展的状态。这种变化之所以是加速的,乃是因为它作为对生产过程的能动反应,必然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技术、商品流通等加速的时候,而相应地加速。其二是作为社会之经济基础的生产形式的加速变革。“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转变为“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劳动过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变革,而马克思说这种变革乃是普遍化的、加速的。

第三,马克思论及了生活节奏的加速。罗萨在论述生活节奏加速的客观方面时,特别提到了“吃饭时间和睡眠时间的缩短”^{[1]94}。在这里,罗萨想表达的意思是,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速体现在他们特别重视利用时间,不断地压缩做各种事情的时间,包括吃饭时间和睡眠时间,以便在加速的现代社会中更有“效率”地生活。马克思则指出:“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7]306}在这里,“吃饭时间”的缩短直接体现了出来,而“睡眠时间”缩短则是间接体现出来的,因为“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的时间”包含了“睡眠时间”,马克思曾指出人“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7]269}。因此,马克思也谈到了“吃饭时间和睡眠时间的缩短”这种形式的生活节奏加速,只不过这与罗萨所谈论的有所区别。如果说在罗萨那里,人们压缩自己的“吃饭时间”和“睡眠时间”是为了去做一些对实现自己的目的来说有帮助的其他事情,那么在马克思这里,人们“吃饭时间”和“睡眠时间”的缩短则是被资本家推动的,是被迫的,并且从这种缩短中所节约出来的时间,实际上被并入了为资本家劳动的生产时间之中,以便为资本家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此外,西美尔在其《货币哲学》中将货币的加速流通和变化与生活节奏的加速相联系,确定了货币的“流动倾向和能力对于提高生活的变化性和丰富性,也就是加快生活速度,具有心理效果”^{[9]546},因而马克思关于货币加速流通的论述——“信用又会加速商品形态变化的速度,从而加速货币流通的速度”^{[8]494},也就在一定意义上意指生活节奏的加速。由此看来,马克思的确在一定意义上论及了生活节奏的加速。

其次,社会加速必然导致主体加速。在谈论人的本质时,马克思的两句经典论述体现了人是一种无法脱离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的对象,由此刻画了人和社会之间的深刻联系。其一,“个体是社会存

在物”^{[10]188}；其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501}。所以，人这种主体本质上是由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如此一来，当社会本身呈现一种加速状态时，那么生活于其中、成长于其中并受其所制约和决定的人这一主体，也必然会呈现出一种加速状态。此外，具体聚焦到时间层面上看，社会加速最核心的表现是社会时间结构的改变，而“时间‘深嵌’(dwells)入我们的生命之中——制约我们的生物节律”^{[11]1}，因此当社会时间结构改变的时候，主体也会相应发生改变。马克思说过：“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2]可见，马克思也坚持时间与人的存在有着深层次的联系。事实上，罗萨已经论证了社会时间结构的改变会引起主体的行为、体验发生相应的改变，在他看来，“自我关系一定有一个将主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的时间上的结构”^{[13]174}。韩炳哲在批判生命加速的时候，也论及了时间与生命加速之间的联系。在韩炳哲看来，“生命的加速使生命成倍增长，并使它经此接近于一种充实生命的目标。但这样一种计算却是简单幼稚的”^{[6]24}，因为生命的加速实质上意味着生命的无意义化。“由于加速的散漫化这一缘故，时间施展不出任何整齐有序的力量。这样，生命当中就形成不出任何有塑造性的、决定性的事件。”^{[6]26}可见，韩炳哲看到了加速会导致时间本身出现问题，即无法展示出整齐有序的力量，而这样的时间又会使主体在其生命过程中无法形成具有“塑造性的、决定性的事件”，也就是使得生命无意义。总之，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而社会加速本质上是一种时间结构的改变、一种时间维度上的加速状态，所以，从时间层面上看，社会加速也必然会导致主体加速。

最后，马克思自己也论及了主体的双重加速。第一种主体加速指的是主体的被动加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谈到的主体的被动加速，主要指的是工人因为机器工作速度的提高而进行的被动加速。马克思指出：“还有使劳动强化的另一些因素，例如提高机器速度。”^{[8]259}此外，还有如下论述：“不言而喻，随着机器的进步和机器工人这一特殊类别工人的经验积累，劳动的速度，从而劳动的强度，自然也会增加。”^{[7]471}机器自身运转速度的不断加快，乃是资本家获取更大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问题的关键就是，伴随着机器自身的加速运转，作为“终生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7]486}的工人，也只能跟随机器的加速运转而加速劳动，从而成为一种被动加速的主体。

第二种主体的加速指的是主体的主动加速。韩炳哲在其《倦怠社会》中认为，当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主体已不再是福柯所揭示的“规训的主体”，而是“功绩主体”，并且他通过“功绩主体”这一概念为我们勾勒了主体的主动加速。“功绩主体”有不少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其一，这种主体是一种自我剥削型的主体，即“功绩主体不受外在的统治机构控制，没有外力强迫他工作或剥削他。他是自身的主人和统治者”^{[13]20}。其二，这种主体的持久目标乃是追求绩效的最大化，就像资本家不择手段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一样，“功绩主体”会想尽办法实现绩效的最大化。“功绩主体”所具有的这两个特征，意味着它是一种加速的主体，并且是主动加速的主体。这是因为，“功绩主体”是主动地（至少这种主体自身是这么认为的）使自身加速运转起来的，并且在追求绩效最大化的过程中，会采取各种手段加快自身劳作的效率，包括取消间隔和休息时间、超负荷地劳动、提升劳动的速度等，难怪韩炳哲认为当前人们生活的世界“很少出现停顿，少有间隔和休息。为了提高效率，一切间歇都被取消了”^{[13]39}。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机器的加速运转，我们在马克思那里有清晰的了解，他曾指出，“某些大蒸汽锤每分钟可锤 70 次；赖德的专利锻造机，用小蒸汽锤锻造纱锭，每分钟可锤 700 次”^{[7]447}，因而当韩炳哲将“功绩主体”比作“一架效能机器”^{[13]54}时，“功绩主体”实际上所代表的主体自身的主动加速就得到了明晰的展现。

那么马克思和“功绩主体”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竞争乃是马克思和“功绩主体”之间有所关联的关键点。埃亨伯格(Alain Ehrenberg)认为导致“功绩主体”出现的原因乃是“个体之间的竞争”^[14]。不过，韩炳哲并不认可埃亨伯格的这一观点，而是认为个体“和自我的竞争激化成为一种绝对的竞争”^{[13]80}才是促成“功绩主体”出现的核心原因。尽管韩炳哲将“功绩主体”归因于主体自己与自己的竞争，但是主体自己与自己竞争这一激烈情况的出现，难道不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竞争导致的结果吗？换言之，没有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竞争，主体与自己之间的竞争也就不会出现，从而也不会导致“功绩主体”。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个体之间的竞争也是导致“功绩主体”出现的重要原因，从而也就是使得主体主动加速的原因。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竞争有过丰富的探讨，他曾特别论及了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机器与

机器之间的竞争、机器与工人之间的竞争以及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竞争。关于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竞争,马克思作了如下论述:其一,“在这些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所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里,工人之间的竞争必然达到顶点”^{[7]532};其二,“计件工资给个性提供的较大的活动场所,一方面促进了工人个性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自由精神、独立性和自我监督能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互相竞争”^{[7]639}。在马克思眼里,竞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关键特征,而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竞争,乃至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竞争类型的典型代表。所以,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竞争进行了深入阐发,特别是论及了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竞争,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又是导致“功绩主体”的自我与自我竞争的原因,因而他就在一定意义上触及了主体的主动加速。

三、破解加速问题的根本在于扬弃资本逻辑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确论述了资本加速、社会加速和主体加速。不过,马克思似乎并没有将加速视为一种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他甚至在某些地方还对加速予以了肯定。因此,我们需要首先阐明的是,马克思在根本上是将加速作为一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待的;其次再来说明,扬弃资本逻辑乃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第一,马克思在加速的问题上,究竟是持肯定的态度,还是持批判的态度呢?加速主义者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在他们合著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中认为,“马克思是最典型的加速主义思想家……他的目标不是反转资本主义,而是通过加速超越资本主义的价值形式的限制”^{[15]353}。在这里,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将马克思视为跟他们一样的加速主义者,并且认为马克思对“加速”持肯定态度,因为马克思将“加速”视为超越资本主义的重要手段。其实,不仅在加速主义者眼中马克思是认可“加速”的,而且马克思本人也有认可“加速”的直接论述。马克思如此表述:“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8]500}在马克思看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追求资本不断加速增殖的必然结果,因为信用制度是有利于资本加速增殖的:其一,信用会加速商品形态变化的速度,“从而加速货币流通的速度”^{[8]494};其二,“由于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进而资本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加快了,整个再生产过程因而也加快了”^{[8]494}。信用制度本身乃是资本加速增殖的结果,而它的普遍化发展又进一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各方面加速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对信用制度所带来的“加速”——既加速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又加速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暴力爆发——给予了充分肯定。

那么马克思在根本上是肯定加速的吗?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当我们区分出马克思所追求的阶段性目标和最终目标时,就会发现,马克思在根本上是批判加速的。马克思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乃是变革现实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最终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10]197}而马克思所追求的阶段性目标则是要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为此,他不仅亲身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致力于从理论上揭示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力图“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7]10}。因此,对于实现阶段性的目标——共产主义社会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加速是有利于加快形成“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8]500}的,也是有利于加速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暴力爆发的,总之是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加快地走向衰败的,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加速”给予了肯定。不过,对于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加速”则成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对象,因为“加速”会成为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的阻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描绘了人的这样一种自由状态:“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0]537}可以说,马克思在这里描述了一种人的自由的、慢节奏的生活状态。之所以说马克思在这里谈到了慢节奏的、不受“加速”掌控的慢节奏生活状态,是因为人们可以随着自己的兴趣做事,意味着人们不但能够选择“上午打猎”“下午捕鱼”等这样的自由劳作,而且能够自由选择休息、选择睡觉,也就是说人们的生活节奏完全控制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之中。总

之,加速主体、“功绩主体”与马克思在这里所论述的自由主体是大相径庭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速”就成了马克思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此外,从自由时间这个维度上看,马克思将自由时间界定为“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7]306},并且他将“自由时间”看作“未来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个基本支撑要素”^[16]。前文的分析则已表明,“加速”会导致“自由时间”的缩短,在这个意义上,“加速”同样阻碍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在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终极目标的维度上,“加速”就是应当加以解决的问题。所以,马克思在根本上是将“加速”视为一种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的。如此一来,可以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就面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加速现象是应当受到严厉批判的。

第二,为何说扬弃资本逻辑就是解决加速问题的根本路径呢?罗萨在研究加速问题时,对导致加速的原因作了深入探索,在他看来,社会加速或者说加速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涉及如下三点:其一是加速的循环,即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以及生活节奏的加速这三个加速领域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循环系统,“在这个循环中不断产生加速,并且不可避免地生成更多的加速,加速成为自我加强的‘反馈系统’”^{[1]179}。其二是与“加速的循环”这种内部动力相对的外部动力,包括时间经济作为加速的经济引擎^{[1]191}、“加速的预言”作为加速的文化引擎^{[1]207}以及“复杂性的时间化”作为加速的社会结构引擎^{[1]219}。其三是作为机制的核心加速器的国家和军队,“国家和军队是历史上非常强有力的、基本的加速要素,它们对现代的增长动力的产生和相应的时间实践的发展发挥着决定性的‘接生术式的’作用”^{[1]231}。尽管罗萨关于加速现象成因的探讨颇具深度、引人深思,但他其实并没有抓住重点。实际上,我们在分析资本加速、社会加速以及主体加速时,已经阐明了如下逻辑关系:资本逻辑(资本总是盲目地无限度地追求自我增殖)导致了资本的双重加速,而资本的双重加速又导致了社会整体的加速,社会加速又进一步导致了主体的双重加速。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加速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逻辑,因而扬弃资本逻辑才是解决加速问题的核心方法。

那么如何扬弃资本逻辑,以便彻底解决加速问题呢?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彻底地扬弃资本逻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是存在内在矛盾的,即“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8]278}。也就是说,资本增殖在客观的现实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无限增殖的,因而资本逻辑有其消失的必然性。不仅如此,资本逻辑本身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而资本主义社会因其存在的多重内在矛盾而注定是历史性的、阶段性的、过渡性的社会,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其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从这个维度上看,资本逻辑也会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消亡而消失。总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是可以被彻底克服的,而且是必然能够被克服的。至于其具体的克服路径,则可大致概括如下:首先是建立在必要的物质生产基础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其次是建立起无产阶级统治,并进一步大力发展生产力;最后是实现共产主义。第二种方式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扬弃资本逻辑。现在人们已经基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消亡以及共产主义的实现均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意味着资本逻辑不能在短时间内被彻底克服。当前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同存在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并且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经济发挥其基本的经济功能作用,而这意味着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必然要面对来自资本逻辑的冲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探索出了在一定程度上扬弃资本逻辑的方法:其一是在理论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资本主义、资本逻辑展开系统批判;其二是在实践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7]。也就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以此引导、规范、利用好市场经济,而这正是在一定限度内有效扬弃资本逻辑的方法。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扬弃资本逻辑问题上,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并加以运用。

结语

尽管现代社会中还存在一些减速现象,包括交通堵塞、经济减速在内的功能失调性的放缓以及人们有

意识地呼吁减速等,但加速仍然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因此,加速问题是值得当代人加以深入探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勾勒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资本加速、社会加速以及主体加速现象,而且从根本上批判了加速现象,为当代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加速现象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指出扬弃资本逻辑才是解决加速问题的根本出路。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初步研究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加速现象的批判,并没有从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来挖掘马克思主义关于加速的认识和批判,而这恰恰也是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加以深入探索的领域之一。

参考文献:

- [1]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2]蓝江.当代资本主义下的加速主义策略——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19(6):5-12.
- [3]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上卷)[M].魏育青,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39-240.
- [4]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M].周国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28.
- [5]罗萨.新异化的诞生[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10.
- [6]韩炳哲.时间的味道[M].包向飞,徐基太,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
-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西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546.
-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诺沃特尼.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M].金梦兰,张网成,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2.
- [13]韩炳哲.倦怠社会[M].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 [14]EHRENBERG A. The weariness of the self[M]. Lond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0:223.
- [15]WILLIAMS A, SRNICEK N. Accelerate: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M]// MACKAY R, AVANESSIAN A.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Falmouth: Urbanomic, 2014:353.
- [16]郑伟,曹一迪.马克思“自由时间观”的阐释模式分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1):71-77.
- [17]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4.

Marx's Critical Analysis of Accelera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y: An Examination Based on *Capital*

TAN Yong

Abstract: Modern society is characterized by acceleration, which has become a new form of social control.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the issue of acceleration. In *Capital*, Marx critically examines various forms of acceleration inherent in capitalist society, offering a theoretical key to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al acceleration. Marx identified three types of accelera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y. The first one is capital acceleration, which includes both the rapid growth of capital and the shortening of capital turnover time. The second one is social acceleration, reflected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ccelerated social change, and the quickening pace of life. The third one is the dual acceleration of the subject, encompassing both passive acceleration and active self-driven accel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development, Marx critiques these acceleration processes as being driven by the logic of capital. According to Marx's framework, the logic of capital leads to dual capital acceleration, which then induces social acceleration, eventually resulting in the dual acceleration of the subject. Therefore, preserving and transcending the logic of capital is the fundamental path to addressing the problem of acceleration. A deeper study of Marx's analysis of acceleration in *Capital* will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of modern acceleration and contribute to contemporary *Capital* scholarship.

Key words: capital acceleration; social acceleration; subject acceleration; capital logic; *Capital*

(责任编辑:文建)